



論日俄在偽滿邊境的武裝衝突及其影響

·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卅一 ·

著 李毓澍

· 蒙藏委員會印 ·

論日俄在偽滿邊境的武裝衝突及其影響

目 錄

一、前 言	一
二、哈勒哈廟事件的「滿」「蒙」衝突	二
三、日俄對東北水界島嶼洲渚歸屬的爭執——「乾岔子事件」	一五
四、日俄各懷詭詐陰謀的東界衝突——「張鼓峯事件」	二六
五、哈勒欣河事件始末	三九
六、結 論	五三
附圖一：東北邊境日俄衝突事件圖	
附圖二：哈勒哈廟事件附近形勢圖	
附圖三：乾岔子事件略圖	
附圖四：張鼓峯事件附近形勢圖	
附圖五：哈勒欣河事件形勢圖	

論日俄在偽滿邊境的武裝衝突及其影響

一、前言

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利用中國內部的多事和國際間錯綜的矛盾，一舉席捲了我東北四省，並迅速製造了偽滿政權充當傀儡。在日本關東軍的嚴密控制下，實現其政客、浪人和少壯軍人所高唱的「大陸先行論」①策略，妄圖在中國國土上創建其所謂「東方皇道樂土」②。這打破了日俄戰後日俄一直互相勾結，對我東北分贓形勢，必然會與視北滿為利益所在的蘇俄，發生尖銳的矛盾。日本與其傀儡政權「偽滿」和蘇俄及其羽翼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間，隨時會爆發若干邊界的衝突，自然也是必然的發展。這些個別的衝突，在錯綜複雜的國際變局中，都包含相當程度的政治或軍事作用。每在某一方的蓄意挑釁或偶發事件中演變為武裝衝突，但在一定程度的戰爭升高後，又能在另一方的忍讓或雙方都自我約束而終止，界務糾紛的爭辯，則屢屢懸而不決，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偽滿消滅止。探究這多次邊界衝突的意義，一方面是日俄對峙在遠東勢力消長的測候計，另一方面則深刻反映出中俄東北國界中，邊界糾紛所潛在的歷史因素，爆發在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的「張鼓峯事件」和二十八年五月的「哈勒欣河事件」，（日人稱之謂「諾門罕事件」），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中，產生了相當重大的影響，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二、哈勒哈廟事件的「滿」、「蒙」衝突

早在「哈勒欣河事件」的前四年（民國二十四年一月），這同一複雜難理的爭端地段裡，就曾發生過哈勒哈廟偽滿和外蒙的衝突。在日本關東軍強力介入下，外蒙完全隱忍退讓，蘇俄也採低姿態，默默讓事件落幕。這增長了日本軍部的虛矯氣焰，也達到了蘇俄轉移日本侵略目標，嫁禍於中國的譎詐陰謀。

哈勒哈廟位於貝爾湖以北，哈勒欣河的北岸。按貝爾湖東南角，有哈勒欣河流入，貫串貝爾湖與呼倫湖之間有烏爾順河，連貫哈勒欣河與烏爾順河的，尚有一條小河叫查理茲河，界於三條河流與貝爾湖之間，構成一個三角形地帶，哈勒哈廟就建築在這三角地帶上③。這裡一向是呼倫貝爾人與外蒙人交錯游牧的地區

，更由於哈勒欣河年久向東北遷徙，外蒙遂認定這三角地帶，應屬外蒙古的疆土。

哈勒哈廟的地理形勢，約在臚濱正南五百餘華里，海拉爾西南約六百里，甘珠爾廟西南三百餘里，庫倫正東一千七百餘里，東為群山，西為戈壁④。自從日本竊據東北之後，就非常注意這個地區，認為它不僅是滿蒙間的軍事要塞，在日俄軍事地理上也佔有重要地位。因此，日本早在甘珠爾廟，駐戍一支由關東軍訓練裝備的蒙古軍隊，作深入哈勒哈廟所在三角地帶的準備⑤。這次事件的爆發，就可想見並非偶然。

照「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所載，外蒙軍係於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八日佔領哈勒哈廟三角地帶，而衝突事件的發生，則開始於一月二十四日。當時有日本軍事教官本多少佐，率領士兵十餘名，前往哈勒哈廟附近巡邏，與外蒙邊境部隊相值，於是雙方發生衝突，結果日滿軍死傷數名⑥。一月三十日，日方由海拉爾抽調大批兵隊，配以裝甲汽車進攻，遂迅速佔領了哈勒哈廟一帶⑦。

這事件發生，日本及滿洲方面就極力宣傳，說哈勒哈廟地方應屬「滿洲國」

領土，並非外蒙地域，企圖全面造成先入為主的印象。理由是：

四

一、「滿洲國」興安省與外蒙古的國界，係由數百里之哈勒欣河與貝爾湖畫為界線，一九三四年該處洪水為患，由烏蘭發源的烏爾順河，原由查理茲河注入貝爾湖，現已與哈勒欣河合流。因此，該處才成為三角洲。

二、此三角洲由哈勒欣河決定國界而論，當然屬於「滿洲國」領土的地理變化，亦係國界線哈勒欣河，本流移動所致，外蒙不當因哈勒欣河向東北移動，即以此三角地區乃外蒙所屬的領土，竟而屯兵於此。

三、國界線方面河川發生變化時，仍當以舊河道為界線，此乃國際法上的通則，是以哈勒哈廟所在的三角地區，不屬外蒙，其理極為明顯。

四、外蒙邊兵何以侵入此地區，因哈勒欣河經過之地，即貝爾湖東南岸，向為漁產豐富之處，侵入在圖利而已⑧。

事實上由哈勒欣河往西，是一片沙漠地帶，直到外蒙車臣汗桑貝子旗（外蒙先命名為喬巴山省，今又改名為東方省）的塔木賽克止。就外蒙邊防而言，這三角地帶是守住貝爾湖東南界線的重要據點，軍事上的前進基地。外蒙邊防兵當早巡邏到此地帶，這次日人所率滿洲國偽軍，巡查至此相遇，雙方各以對方為入侵

本國的領土，遂爆發此次哈勒哈廟的武裝衝突。

長春方面發表此項聲明以後，立即引起莫斯科方面的重視，日本為先發制人起見，東京外務省發言人旋即宣稱，外蒙軍隊侵入滿境一事，將由滿洲國與外蒙直接解決之，蘇俄與日本均不致被牽涉^⑨。廣田弘毅外務大臣也於一月三十一日，將哈勒哈廟事件分別電訓日本各駐外使館，並說明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謂哈勒哈廟事件，係因外蒙兵隊侵入滿洲國領土而發生，如外蒙確有誠意約定不再侵入時，日本政府仍本不擴大事件之方針對付^⑩。

日本在外交上如此迅速展開主動，顯然含有雙重意義，第一，聲明哈勒哈廟事件將由滿洲國與外蒙直接解決，日俄不受牽涉，含有壓抑蘇俄對這事件不得有所舉動的作用。第二，表示滿洲國為日本的保護國，任何國家危害到滿洲國領土的安全，日本將根據新定的日滿議定書，以武力對抗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日本藉此來測驗蘇俄方面的反應。

當哈勒哈廟事件發生後，國際上都推測蘇俄將採取必要的行動，路透社電訊曾發出貝爾湖方面俄滿軍隊衝突，及蘇俄飛機越境在海拉爾附近村落轟炸的消息，這些傳說後來都被塔斯社奉命更正^⑪。蘇俄這次出奇的沉默和冷靜，一直隱藏

於外蒙的背後，暗中居指導的地位，間接來應付這個問題，等到俄蒙進一步締結軍事互助協定，日本陷入中國大陸的泥淖之中，蘇俄在遠東武力更充實的情況下，四年後的哈勒欣河事件，再來雪此挫辱之恥。

針對滿洲國的宣傳，外蒙內閣總理丹敦在二月初也發表聲明，庫倫消息稱：哈勒哈廟及其附近一帶地區，自古以來即屬於蒙古領地，從未經呼倫貝爾管轄。因此蒙古共和國決不同意日滿軍隊之占領哈勒哈廟，並認定日滿兩軍之侵犯國境為非法。

一月二十四日哈勒哈廟事件發生以後，數日之間平穩無事。及至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八時，貝爾湖附近國境警備隊發現日滿軍之一部，以軍用汽車數輛與騎兵五十，作梯形陣隊，自滿境圖越外蒙國境，該部隊首佔領科爾鄂博，復向蒙古境域前進。

然外蒙國境警備隊，不願以兵戎相見，故略示後退，示以冷靜態度。為避免衝突起見，並未放射一槍一礮，現僅在諾林湖畔構築防禦工事，外蒙政府為維護本國權益及恢復和平起見，已禁令國境警備隊不得私擅開槍，將來並不惜和平解決^⑫。

外蒙既從實際行動中退讓，又聲明謀求和平解決之意，二月八日偽滿方面也立即答覆，說明願與外蒙和平談判，解決此次事件，談判地點應就長春、海拉爾及臚濱三者中擇其一，但這是滿蒙之間的邊界交涉，絕不容第三國參與^⑬。

外蒙對於以談判解決哈勒哈廟事件的原則，並不反對，但答覆中表明須追究事件的責任，「滿」方應賠償外蒙的損失。為免類似事件的繼續發生，雙方應畫清國界。會議的地點，最宜在烏蘭巴托（庫倫）^⑭。但是，外蒙所提談判的先決條件——賠償問題，日方根本不予考慮，會議的進行，也就無形中擱置起來。

經過第三國日本的介入催促，外蒙終於接受了日本的折衷條件，同意與偽滿於五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在滿洲里（臚濱）會議，解決哈勒哈廟事件^⑮。實際上雙方代表則延至六月一日，才正式開議。

偽滿方面的代表有興安北省省長凌陞，興安警備司令烏爾金、外交部政務司長日人神吉正一、軍政部員日人齋藤正俊。外蒙方面代表則為軍政部長托布卡門、東邊軍長丹巴、東部衙門代表哈棟道寶達喜、地方司事務官道古蘇爾^⑯。自會議開始，至八月二十六日止，共開十三次會議。若干複雜矛盾及不能協調的因素，一直也無法打開僵局。其中外蒙方面，堅持主張哈勒哈廟及其附近，依文獻

地圖都明明為外蒙之所有，最無法斡旋。偽滿方面遂提出若干枝節要求，致外蒙代表無法接受，以資對抗⁽¹⁷⁾。

雙方既各持己見，會議自然毫無進展，在第十二次會議以後，外蒙代表即奉令撤回庫倫。滿洲里的「滿」「蒙」會議，即將以哈勒哈廟地區主權歸屬問題而擱淺。却又以另一突發事件，關東軍測量員犬養在海拉爾附近被外蒙軍拘捕，導致關東軍的直接介入，使會議性質發生重大的改變⁽¹⁸⁾。

根據外蒙方面宣布的經過原委，犬養在海拉爾附近，越過蒙境測量地形，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外蒙當地邊境巡邏隊發現緝獲，同時尚有一白俄人，經查詢以後，知此日人犬養為關東軍測量員，另一白俄人也在日軍中服役，外蒙政府為避免牽涉政治糾紛，增加滿洲里會議中爭執，對此兩人檢查後，即行釋放。詎知六月二十六日外蒙軍將被捕二人送交偽滿邊境駐軍時，偽滿竟拒而不受⁽¹⁹⁾。翌日，偽滿外交部政務司長日人神吉正一，走訪駐臚濱會議外蒙首席代表托布卡門，指責犬養之被拘，係外蒙人員不法越境所為，犬養被拘前所在之處，實乃滿洲國土地。並提出三點要求：一、立即交回被捕人員，二、外蒙應向滿洲政府道歉，三、外蒙方面越境人員須予檢舉並加懲罰。

六月二十八日，經外蒙竭力交涉，已將犬養等二人連同其所有物件，送交偽滿駐防海拉爾邊境軍隊，事件似已解決，未料七月四日，神吉再走訪托布，面遞公文一件，託其轉達庫倫。公文中除對越境擅行逮捕犬養一案抗議外，列出要求三款，一二兩款在二十七日晤談中，業曾提出，但內容稍有改變，第三款則完全為新的要求，且最引起外蒙的忌慮，三款要求如下：

第一、此次事件，外蒙政府應負全責。

第二、外蒙政府須對越境人員嚴加追詢。

第三、滿洲政府要求有派遣代表長駐蒙境之權，同時此長駐之代表得與滿洲國經常聯絡，且在蒙境有自由行動之權。

函中並表明蒙方如不接受上項要求，滿洲國將要求塔木賽克廟以東蒙軍，須全部向湯池撤退^{②①}。易言之，即改以塔木賽克廟為外蒙與偽滿臨時邊界的緩衝區。

同時駐臚濱的日本軍事代表團也訪晤托布，代表關東軍司令部提出類似的要求。要求關東軍有權派遣代表入蒙，並在蒙境建立電訊聯絡交通等^{②②}。庫倫接到托布報告後，遂即於七月六日正式發表聲明，說明神吉正一與日軍代表所提各項

條件，特別提出關東軍的突然要求，殊令人難解，因既非出自日本政府，又非出自滿洲政府，而駐紮滿洲國之關東軍，與外蒙過去與現在均無任何之關係⁽²²⁾。

滿洲方面對於庫倫上項聲明，反應十分強烈，認為外蒙故意作此污蔑宣傳，是對於滿洲里會議缺乏誠意明顯的表示，犬養被拘事件的發生，不過證明外蒙欲造成新糾紛，迫使會議擱淺。七月九日也針對庫倫當局的聲明，加以駁辯，談話大略如次：

據莫斯科電訊，外蒙當局最近在庫倫就滿洲里會議與蒙兵越境問題，發表聲明，作為滿方對哈勒哈廟事件之解決不示誠意之宣傳。但滿方所持之方針，實則自初即係依互相合作向維持和平之大方針邁進，並主張哈勒哈廟事件縱即獲告解決，若不講求過去所發生之事件及將來發生此種糾紛和平處理方法，則將成無意義之舉。乃蒙方在會議中，僅依一紙地圖，而堅主現所爭執之土地，屬於外蒙領域，致雙方意見，迄難一致。是時復值在海拉爾附近發生蒙兵越境事件，而滿方對於此事，本擬由外蒙處罰其責任者，及兩國間交換代表之下，於談笑中解決之。蒙古如果具有誠意，自應容納滿方之提議，乃竟作如此談話之惡意宣傳，致使滿方殊不得不疑其別有用意⁽²³⁾。

由滿蒙兩方外交聲明來看，交涉的癥結，已變為「滿洲政府」要求派員常駐外蒙，並有與長春保持電訊聯絡之權的新議題。而外蒙心懷疑懼，則不願與「滿洲國」建立此種外交關係，並認定哈勒哈廟地區是領土爭執，亦決不能在談笑中解決。蘇俄方面更認為日本關東軍的橫生枝節，強作此種要求，目的想在外蒙佈置一偵探網，並圖以實力逐漸控制外蒙。關東軍的計畫若獲實現，則蘇俄在貝加爾湖以東地區，將倍受威脅，故蘇俄亦不得不嚴加注意⁽²⁴⁾。

七月十七日偽滿外交代表神吉正一，對外蒙代表團提出更具體的要求，包括下列四點：

一、「滿」政府要求在「外蒙共和國」內設置「滿」政府代表機關，以免將來發生各種紛爭。

二、該代表機關與本國政府間當有通信之自由，如「蒙政府」承認此事項，則「滿政府」亦准「蒙政府」在境內設其代表機關。

三、「滿」「蒙」兩國互相接近，兩國交換代表機關，為國際上應有之處置，且為滿蒙兩國間應辦之急務。

四、請貴代表即將此項提議傳達庫倫政府⁽²⁵⁾。

這是關東軍第二次提出同一的要求，使外蒙政府非常惶恐，惟恐日軍要求不遂，可能施以武力威脅。國際上更受蘇俄誇張宣傳所影響，路透社七月二十日發自大連的電訊報導，滿方已以實際上無異於哀的美頓書之文件，遞交外蒙當局。關東軍當局並宣稱；如外蒙仍拒絕滿方第二次的建議，互換代表，則現駐塔木賽克廟的外蒙軍隊，勢將予以驅逐^{②⑥}。這些消息的播散，更造成當時局勢的緊張。

滿洲里會議既毫無進展，外蒙代表已準備撤退，但滿洲國方面則嚴重表示，這次會議未能解決哈勒哈廟的歸屬，對於蒙兵在海拉爾越境之重大事件，影響滿洲邊境安危頗大，必須有一確切解決辦法，在未尋求妥善解決辦法以前，外蒙代表應繼續留駐滿洲里，以備交涉。倘撤返庫倫，實不免有脫卸國境糾紛之責任。至於能確切解決國境糾紛的最佳辦法，又不外雙方均設置常備機關，彼此交換互駐代表，行使國境糾紛事件之有效處理，如外蒙對於此項交換常備機關，不予承認，則應將塔木賽克廟畫為界線，並由該地區將惹起糾紛危險堪慮的外蒙軍隊完全撤離，以防日後的事端^{②⑦}。

最後外蒙代表團一部分撤回庫倫，首席托布卡門則與少數助理人員仍留臚濱，與滿方代表神吉正一，保持非正式的接洽^{②⑧}，以防止局勢的更形惡化。

日滿堅持與外蒙交換常設機構的要求，仍無絲毫的改變，外蒙惟有拖延一策，首先提出答案，是將哈勒哈廟事件解決以後，再謀蒙滿外交關係的樹立。八月七日神吉正一再提第二次的要求條件：(一)滿蒙兩方各派代表駐劄對方領土以內，以謀兩方之親善。(二)限定外交代表之職權，僅限於邊境糾紛事宜。同時任命中央代表，使之擔任不能由地方解決之懸案^⑳，日方即鑿而不舍的要求，托布等不得已允諾向庫倫請示^㉑。

結果，外蒙政府答覆滿方：「對於代表交換問題，尚有疑義，但願九月上旬雙方仍在滿洲里開會，討論一切。哈勒哈廟及海拉爾等地方事件，亦可在該會中討論解決」^㉒，這是外蒙同意重開滿洲里會議以為延宕的手段。

事實上滿洲里會議席上，又無可避免商談互派代表問題，滿方一再強調：「外蒙必須開放自己門戶，不應拒絕鄰國交換代表，互設常設機構，這是圓滑彼此外交關係的一種表示，更是解決邊境糾紛所應採取的途徑」^㉓。而外蒙代表則堅決表示：「雙方的邊境糾紛，可以組織邊境混合委員會，負責畫清國界。在邊境糾紛尚未能解決，外蒙不必與滿方通行往來，藉此可減免許多糾紛」^㉔，雙方仍各持己見，拖到十二月，會議又僵擱下去。

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四日，蒙邊又發生武裝衝突，這次是日軍指揮下的偽滿兵侵入蒙境，意欲向塔木賽克廟一帶深入，被外蒙軍隊攔阻所發生。在日方認為外蒙既長此拒絕與「滿洲國」建立外交關係，自應予以懲膺^{③④}。至於外蒙方面，其態度則一反前時委屈求全的忍讓，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爆發第二度衝突同時，即以強硬的通牒致送長春，聲稱滿洲軍隊侵入蒙境，攻擊蒙邊戍卒，將引起嚴重的後果，要求下列五條件：

- 一、交還被滿洲軍隊所擄去之蒙古邊境守衛。
- 二、懲戒侵入蒙境之滿洲軍。
- 三、賠償失竊及被毀之財產。
- 四、正式道歉。

五、保證嗣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③⑤}。

這份通牒送達長春後，日滿方面認為外蒙顯然受到蘇俄的大力支援，且反應出強烈的反滿態度。曾一度考慮採取最緊急步驟與手段，應付庫倫政府的此種抗議，但終不能不顧慮蘇俄的反應。莫斯科又適時的發表聲明，批評滿洲里會議。指摘「滿洲國」不該拒絕外蒙提案，組織邊境混合委員會，以謀求解決邊境糾紛。

的正當辦法，更繼續實施其攻擊邊境策略，企圖強佔外蒙的領土。如竟以此引起嚴重的結果，應由滿洲及日本政府負完全責任，因其軍隊係直接並主動進行此等攻擊戰爭³⁶。

至此，哈勒哈廟衝突，暫告停止，日滿軍繼續佔領這一三角地帶，與俄蒙武裝僵持³⁷。從哈勒哈廟事件衝突，到所謂「奧拉赫多嘎事件」（二十四年底），塔烏拉事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都是外蒙邊防部隊巡邏到這兩個敏感的地帶，（分別在貝爾湖西南方，約十五里及三十里），立即被日軍強力驅逐，更顯露出關東軍狂傲不可一世的氣勢³⁸。直等待幾年以後，爆發另一次更大的軍事衝突。

三、日俄對東北水界島嶼洲渚歸屬的爭執

——「乾岔子事件」

爆發在黑龍江水域內日俄砲艦的衝突，所謂「乾岔子事件」，正是日俄在遠東勢力消長的轉捩點。

從偽滿政權成立，東北邊境上蘇「滿」或日蘇間大小規模的衝突，幾乎就未

曾斷過，截至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這次黑龍江中島嶼衝突止，東京朝日新聞曾作過統計，已發生的武裝邊界衝突事件，就高達四百次以上^{③⑨}。一九三五年有一百三十六次，一九三六年有二百零三次，一九三七年一至六月，有八十六次，平均每隔兩三天就爆發一次。在一九三五年以前的兩、三年內，由於日軍忙於應付我義勇軍的反抗，和抵制蘇俄所控制下也是蘇俄在我東北權益所繫的中東鐵路^{④⑩}，故尚無頻繁的邊界糾紛發生。這似可推測最初的邊界衝突，多是日方有意製造的。但這次黑龍江中島嶼的衝突，却是由俄方所發動，而且時間上正巧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底，蘆溝橋事件中日揭開全面戰爭的前夕，這件事就顯得特別的突出。

其次，過去多次的蘇俄與偽滿的邊界衝突，都拘限為蘇俄與偽滿之間的事件，由於邊界衝突兩三天就爆發一次，因此也令人有司空見慣之感，日本既隱在背後不出面，就格外不足以引起國際的注意。但這次黑龍江中島嶼的衝突，却與以前大不相同，因為日本已由名義上不出面介入，進而引用一九三二年九月日本與偽滿所訂共同防禦協定，正式與蘇俄交涉^{④⑪}，日本由幕後走出前台，自然也會加深這次事件的嚴重性。

這次衝突顯然由俄方主動，事件發生前約一個月，蘇俄方面先片面的取消了關於邊境上航路協定⁽⁴²⁾，顯示出俄方是蓄意製造糾紛。按國際法的原則，屬於兩國國界的河流，雙方皆有通航直達於海的權利，何況在條約上不論瓊瑋條約或北京條約，中國都有航行黑龍江烏蘇里江之權⁽⁴³⁾，俄國革命初期，中國成立戊通公司，經營黑龍江的航運⁽⁴⁴⁾，黑河會議席上中俄代表的折衝⁽⁴⁵⁾，蘇俄政府在事實上也同意中國有在黑龍江全面，包括至海口一段的航行權。如今單方面撕毀航路協定，自然是有意試探偽滿及其幕後主宰日本方面可能的反應。

六月二十二日，蘇俄的軍隊突然佔據黑龍江國際航道以南，地名乾岔子附近，屬黑龍江省奇克縣管轄的兩個小島。這兩個小島俄人名堪察資島和柴納哈島⁽⁴⁶⁾。並派遣十餘艘小型砲艦，在附近河域巡弋，阻止偽滿船隻的航行。

這次事件發生之後，立即引起日本的注意，訓令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李維諾夫 Litvinov 提出交涉。蘇俄當局認為根據一八五八年的中俄瓊瑋條約與一八六〇年的中俄北京條約，這兩個小島應為俄國所屬。日本方面則以為依據以上所舉的兩種條約，自一八五八年以後中俄雖以黑龍江為新的國界，但江中的任何島嶼沙坵，中俄間並未詳加勘分，依據河流為國界

的通則，自然應以航道主流為水域的分界限。何況黑河會議時，蘇聯代表已承認黑龍江中的國際航道是中俄的分界線^{④7}，堪察資和柴納哈兩個小島，都位於國際航道以南，當然應屬「滿洲國」所有。

在莫斯科數度談判中，對這兩個小島的主權問題，尚未爭執出一個結果來。但六月二十九日，李維諾夫允諾先撤走佔據黑龍江航道以南這兩島上的蘇俄兵隊。顯現出蘇俄與日本偽滿之間的衝突，可望在俄國退讓下獲得解決^{④8}。未料翌日下午三時，尚未奉令撤走的蘇俄軍隊，竟突受日軍與偽滿軍的聯合進攻，雙方再度發生武裝衝突。戍守兩島的俄國砲艦兩隻，也被擊沉一艘，另一艘被擊損傷^{④9}，雙方各下令集結軍隊，日蘇間對立的緊張局勢，又升高到行將訴諸一戰的邊緣。

日俄間的緊張情形，一度瀕於決裂，復因雙方各有顧忌和圖謀，迅即緩和下來，七月二日雙方獲致解決的方案。條件有三：第一，日滿不能在發生事件的兩小島上駐紮軍隊。第二，蘇俄立即撤退現駐兩小島上的軍隊和附近水域的砲艦。第三，兩小島的歸屬問題，留待以後再行討論。但蘇俄軍隊撤走之後，日滿軍便在島山登陸，蘇聯抗議無效^{⑤0}，這次事件解決後五天，蘆溝橋畔響起槍聲，中國

掀起對日八年的神聖抗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於焉揭開。

從上年發生在西境的哈勒哈廟事件，繼而是這次北境黑龍江航道主流以南兩小島歸屬的衝突，再繼而是民國二十七年發生在東境的張鼓峰事件，最後又爆發了民國二十八年日蘇間更劇烈衝突的哈勒欣河事件。這些規模較大，演來並令國際相當注意的邊界衝突，固然含有中俄國界中懸而未結的歷史因素，但也含有日俄方面針鋒相對的政治因素。而雙方各懷詭詐陰謀的策略，我國更是備受傷害成為蘇俄以鄰為壑的目標。似乎日本的兇狠尚非蘇俄奸滑的敵手。

實際上日俄兩方都有利用邊境糾紛，藉以刺激本國人心，加強戰備，提高警戒的作用，這是不謀徹底解決糾紛的主要原因。日本方面為圖掌握更多天然資源，徹底消除俄人南下的威脅，本早有進而佔領東部西伯利亞的野心。俄國革命期間，且曾一度付諸實施長達四年之久^{⑤1}。日本軍人政客所高唱的北進政策，囊括西伯利亞東部，也在計畫之中。祇是在滿洲的地位尚未鞏固，對中國的交涉也未若想像的順利，在這種情勢下，實無法同時發動對蘇俄作戰，這是日本不得不暫時歇手的理由。至於蘇俄方面，帝俄時代即想在太平洋獲得不凍港口的野心，依然存在，而在滿洲既得權利的被日掠奪，尤其是一九三五年被迫出賣中東鐵路，

更時刻抱有恢復之心。只是國內的經濟建設尚未完成，遠東方面要開發到能擔當單獨作戰，尚有待時日。內部的反抗運動與民族間的分裂趨向，也時有乘隙而動的可能。加以歐洲局勢日漸緊急，更深受牽掣。中日間戰爭的爆發既迫在眉睫，正可坐以觀變，收漁人之利，這種種主客觀因素，都使蘇俄無意在此時際與日本發生衝突。何況陰險狡詐如史太林，他能一面指揮中共在中國高喊抗日統一陣線，又可惜在邊界糾紛中對日本故示讓步？一則鬆懈虛矯自大的關東軍警戒之心，一則慫恿日本更向中國節節進逼，早日挑起這一場大戰。

檢討多次邊境的武裝衝突，都僅止於試探對方的實力為止，即能各自抑制，不升高到爆發戰爭，也不切實談判到能互讓交換，尋求徹底的解決之道，當從上項分析中窺其奧秘。

根據戰後日本防衛廳已公開的有關資料，日本參謀本部曾從九一八事變之年起，直到一九三九年哈勒欣河事件止，詳細調查比較過日俄在遠東的兵力。以日本戍守滿洲朝鮮的兵力與蘇俄在貝加爾湖以東的兵力相較，認為日本已遠為落後，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守衛滿鮮有陸軍三個師團，蘇俄則有狙擊兵六個師團，實力是五〇比一〇〇。第二年日本增加兵力，蘇俄也同樣加強軍力，日兵增加為六

個師團，蘇軍增加為八個師團，日本空軍有一百架，蘇聯遠東空軍則有二百架，陸軍對比是七五比一〇〇，而空軍實力的差距，則仍是五〇比一〇〇。演變到蘆溝橋中日爆發戰爭時，日本駐守「滿洲國」的兵力維持七個師團，蘇俄已增加到二〇個師團，且有其他配屬的防禦部隊，兵力共達三十七萬人。日本僅維持飛機二五〇架，蘇俄空軍則擁有一五六〇架，更有戰車一五〇〇輛^②。雙方兵力差距事實上已越來越大，蘇俄並非弱者，但這次黑龍江中島嶼的衝突，竟以優勢兵力而退讓落幕，史太林的用心險毒，老謀深算，更屬顯然。

再從日蘇關係歷史的演變來看，日本所謂北進政策，是以朝鮮半島為跳板，第一階段進攻滿蒙，除去中國受禍最烈外，即與蘇俄的東進政策衝突最尖銳。蘇俄的東進政策也不自今始，而蘇俄之欲控有太平洋門戶更是志在必行。一八九一年俄皇亞歷山大命其太子日後登基的尼古拉二世，在海參崴宣布開工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直接影響到中日甲午戰爭提早爆發，從此遠東風雲變色，而日俄在我東北，在朝鮮半島及在北太平洋的關係，鉤心鬥角，竭其所能，更牽引世界列強介入而日趨複雜。

半世紀間，日本因推行其侵略中國政策，積極向亞洲大陸發展，而蘇俄因開

聞海口，努力向遠東經營，也着着侵略中國。已往的三國干涉遠遼、英日同盟、日俄戰爭，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和日俄北太平洋間的漁業糾紛，以及偽滿成立後的多次邊界衝突，都是這兩大侵略中國勢力摩擦的必然結果。日蘇關係時而緊張，時而緩和，雖視一時情勢而定，但在根本利害的衝突未能排除以前，大而爆發戰爭、小而武裝衝突，總是無法避免。層出不窮的偶發事件，導引邊界上的衝突，也祇是這根本衝突中的一小環節而已。

再從日蘇復交以來關係分析，大致可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日蘇復交與商業互惠時期，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由於俄國革命後力求內部經濟的重建，對外不作積極擴張，日本則循華盛頓會議的國際協調外交政策，又有我東北為兩國的緩衝，日蘇兩國關係比較友好。第二期是蘇聯退讓時期，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至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止，這時期具體事實的表現，有一九三三年蘇聯被迫，建議出售中東鐵路案，歷經多次討價還價的會議，才在兩年後賣給偽滿^{⑤③}。有一九三四年三月蘇聯要求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之舉，遭到日本嚴辭拒絕^{⑤④}，此次黑龍江中島嶼歸屬之爭，蘇俄最後終於撤出戍兵，讓步解決，應是這個時期最後一次對日方反應的試探。另在外蒙方面，蘇俄與外蒙簽定一九三六年三

月十二日的互助議定書^{⑤⑤}。一是有鑑於哈勒哈廟事件，針對日「滿」議定書，不得不積極在軍事上支援外蒙。另一方面則是將來哈勒欣河事件對關東軍迎頭痛擊的伏筆，也可視為由第二期邁入第三時期的標幟。

第三時期由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以後，迄於日本投降止，除去德蘇戰爭爆發，蘇俄忙於自救，在遠東力求安定一段時間外，大體上蘇聯是採取強硬態度。才有一九三八年張鼓峰事件和一九三九年的哈勒欣河事件。一九四一年一月日本駐俄大使建川，奉政府電訓，向蘇聯提議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時，俄方則以時移勢易為由，拒絕日方的要求^{⑤⑥}。這與第二時期蘇俄建議遭到日方堅拒，正是明顯的對照。

蘇俄對日態度的轉變，中日戰爭的爆發，使日本勢力消耗轉弱，是第一個重要因素，蘇俄在德日夾逼之下，兩個五年計畫都能超預期的完成，整個國力漸有對抗的把握，也是重要的原因。根據統計，其第一次五年計畫完成時，蘇俄國內的工業生產，增至四百二十億盧布，農業生產增至一百三十一億盧布。至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五年計畫告成時，工業生產增至五百二十七億盧布，農業生產增至二百六十二億盧布^{⑤⑦}。其生產中最著成效者為重工業，計農具生產佔世界第一位，

油與鐵生產佔第二位，電與銅佔第三位，煤佔第四位。其用於國防者，一九三五年為八十二億盧布，一九三六年為一百四十八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則增為二百零一億盧布，常備兵於一九三四年僅有官兵九十四萬名，一九三五年增為一百三十萬名，一九三七年擴增為一百八十萬名^{⑤⑧}，三年中擴充達一倍之多。而蘇俄政府當局也毫無隱諱的宣稱，其國防建設係以德日為對象，要求能在東西國境同時獨立作戰^{⑤⑨}。

在遠東方面，蘇俄亦不惜投下巨額資本，積極將榛莽荒蕪的西伯利亞，開發為可供獨立作戰的經濟區域。以交通運輸來說，一九二八年時，蘇聯在遠東的主要運輸體系，祇有一條單軌的鐵路，含中東鐵路在內，和一隊下行的運輸船。沿太平洋岸另有一段鐵路線，可供伯力與海參崴間的運輸而已。自從日本進入滿洲，中東鐵路發生危機起，蘇聯即趕鋪繞黑龍江以北的鐵路，並敷設雙軌，由伯力至海參崴則鋪設為三軌。並計劃著手興建由伯力北通青年城全長二百二十英里的支路，再沿黑龍江延伸，通往廟街（日人稱為尼港）。又計劃興修由貝加爾湖的北端到黑龍江口的貝黑鐵路，加強東部西伯利亞的開發與聯繫^{⑥⑩}。並為加緊控制外蒙古，由西伯利亞鐵路的烏蘭烏德 Ulan Ude 修築通往恰克圖，延伸到庫倫的

鐵路，也趕修竣工^{⑥1}。蘇聯軍隊且於一九三七年九月按照蘇「蒙」互助協議書，再度進駐外蒙境內^{⑥2}。又由赤塔滿洲里間的鐵路傅爾集亞車站，除原有的公路運輸外，新修一條支路，抵達桑貝子旗的塔木賽克，這就是下節所述哈勒欣河事件蘇蒙軍作戰的後方據點^{⑥3}。

其次是公路的運輸，蘇俄已將遠東各主要城市都用公路網聯接起來，與鐵路相配合，以適應戰爭的需要，由伯力到海參崴五百英里的公路上，客運可於十八小時，貨運可於三十小時到達，即可想見這公路的修築標準^{⑥4}。至於北太平洋和北冰洋的航運，蘇俄也竭力克服天然的困難，充分開發利用。新在庫頁島東北角建的歐哈Okha港，全年都不結凍，運入的物資可利用韃靼海峽結冰期（最近處五英里寬），陸路運輸到青年城^{⑥5}，或由彼德羅夫斯克 Peterovsk，經過半島上已有的狹窄公路，運達鄂霍茨克海的烏斯波爾斯列特斯克，Urt Bolsheretsk 港^{⑥6}。夏季三箇月中，並可由北冰洋阿克安琪兒 Arkangi le 港進口。當德蘇戰爭爆發前夕，蘇俄已有一百多艘船隻，經常在北冰洋航行^{⑥7}。

再以遠東主要城市人口的增加來看，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統計，伊爾庫茨克是一〇八、一二九人，一九三九年一月增為二四三、三八〇人，增加百分之一二

五強。海參崴則由一〇七、九八〇人，增至二〇六、四三二人，增加百分之九一強。伯力由五二、〇四五人增為一九九、三六四人，增加百分之二八三強。烏蘭烏德由二八、九一八人，增為一三九、四一七人，增加百分之三四七·五。青年城新建立，也擁有七〇、七四六人，過去人口僅有數千的海蘭泡與雅庫次克城，也都增為五萬人口以上的城市⁶⁸。人口的迅速聚集，證明當地經濟的快速成長，這也說明蘇聯遠東地區單獨對抗日本力量的增強，

四、日俄各懷詭詐陰謀的東界衝突——張鼓峯事件

正當日本軍閥大舉西犯武漢的前夕，日蘇之間突然爆發偽滿與蘇聯的邊境衝突，即所謂「張鼓峯事件」。這次衝突是蘇俄配合其在我抗戰初期，軍經支援我國的策略，擺出與我併肩作戰的姿態，加強我長期抗戰決心，以阻止德國的居間調停，俾中國進行長期抗戰，牽制日本的北進。這可能是一項軍事性質的試探，也含藏着多方面國際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最後並由於日本的退縮，使事件未繼續擴大。但從界務衝突的本身而論，這事件確是一個潛在而極重要的疆界問題。

張鼓峯是一個高約二百公尺的山地，濱圖們江口的右岸，隔江與朝鮮邊防重地慶興府為鄰。當琿春以南約四十公里，東距坡西德灣（Posiete Bay）約十數公里，北接沙草峯與水流峯，這一帶山地，正在中俄東界最南端土字界牌附近，是控扼由海參崴到圖們江陸路的要衝。如由蘇聯掌握，可以控制圖們江口，抵制日本在朝鮮北部經營的雄基軍港和羅津灣。反之，若歸日本控制，則可屏障圖們江的防務，俯視坡西德灣，該海灣是蘇聯在遠東潛艇根據地。因此，這一兵要重地，自然成為日蘇所必爭。

當咸豐十一年中俄依據北京條約勘分吉林東界時，俄國代表堅持由琿春河順含義不清的「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為界，「定界記」又止於圖們江北岸距江口不過二十里的土字界牌。雖經過光緒十二年的重勘，最後土字界牌由俄人私自侵佔的黑頂子移至下流十八里，重建於沙草峯側。這仍是一項極不合理的國界劃分法。張鼓峯事件，就是由於這種不合理分界爆發的界務衝突。

據日蘇兩方互相指控對手犯邊案件統計，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止，偽滿與蘇聯之間，邊境上已發生二千四百次的爭端⁶⁹。平均幾乎每天就有一次，而且因為既無見證，又互相指控對方，大部份爭端都無法

獲致合理的解決。在這些層出不窮的爭端中，最嚴重的邊境衝突，則往往發生在東西兩端，即偽滿與蘇俄濱海省交界及偽滿與外蒙古交界處，這並非偶然的現象，西面呼倫貝爾湖附近是蒙古游牧高原，並無明確的分界，固不待論。東西與凱湖以南，地形複雜，又處於滿洲朝鮮與蘇聯濱海省南端的交界點，分界又不盡合理，加以中俄的疆界本劃分在密林莽原之中十分蜿蜒曲折，許多界石標記，又以年久坍塌朽腐，或已湮沒無迹。因此，兩國巡邊前哨，極易在這地區中發生衝突。在張鼓峯事件爆發以前，這地區發生小規模互擊事件，早已數見不鮮。

據日本外務省出版「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記載：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蘇聯軍隊侵入圖們江下流張鼓峯。自此張鼓峯事件發端。七月十四日外相宇垣一成訓令駐蘇代理大使西春彥，向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提出抗議，並要求迅即撤退入犯蘇兵。蘇方以張鼓峯為蘇聯領土，斷然拒絕日方要求。十九日，日本首相與陸、海、外、藏五相會議，商討強化共同防共協定問題，對德決定締結對蘇軍事同盟，對義則締結秘密協定藉以牽制英國。翌日，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重向蘇聯外交當局，要求蘇軍撤回七月十一日之前之防線，再被蘇方拒絕。連日蘇軍在張鼓峯以北沙草峯之南麓，構築陣地。七月三十一日，日兵遂

大舉進攻，將張鼓峯與沙草峯完全佔領。但旋即採取讓步主義，局勢亦立見和緩。八月二日，日本內閣會議，決議張鼓峯事件不擴大方針，四日重光葵即奉電訓，向蘇方提出停火要求。十日並由重光與李維諾夫簽定日蘇停戰協定^{⑦⑩}。所謂轟動一時的張鼓峯事件，歷時一月，即告結束，所遺的邊界糾紛癥結，仍照舊留存下來。

事實上這一事件，非如日本外務省所發表記述的簡單。參證當時中美德蘇諸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和演變，更能顯示出此一事件所含多方面的意義。

先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日方報紙大幅刊登出，蘇聯兵士侵入「滿洲國」的琿春，「滿洲國」政府業向蘇聯當局提出嚴重抗議的消息，說明事件發生之先，有蘇兵六、七人，越過邊界，在張鼓峯地方構築陣地，其後又有三十餘人續來，在張鼓峯南坡，搭建帳幕十一具。「滿」政府在抗議書中指責此舉為不法，要求蘇方立將該兵隊撤退，並採取必要處置，以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同時警告謂如蘇兵不撤退，將採取有效之應付措置云^{⑦⑪}。這證明日本有意渲染，擴大事態，鼓動民氣。但蘇聯塔斯社否認俄軍越入偽滿邊境，拒絕日本代辦所提撤退蘇兵的抗議，並明白告知日方，所稱蘇兵入侵佔據之地，依據一八八六年中俄條約，乃

係蘇聯領土。十七日日本代辦曾與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兩度會晤，晤談達四小時之久，直至清晨三時半（東京時間）始散。蘇方仍拒絕日方所提要求，並認為此類情事在過去一個月中，實已屢見不鮮，在現情勢下亦未必引起其他枝節，因而俄方並不過分予以重視。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在七月十八日宣布，本月十五日有日本邊防兵一名，在琿春南雙方爭執區內被蘇兵擊斃，昨日已由日政府向蘇提出抗議。又稱如蘇聯果有和平誠意，此事當易解決，至該爭執區之土地，當然屬於「滿洲國」，毫無疑問。同時日本報紙悉以顯著地位，刊登蘇俄艦隊已向琿春東南坡西德灣集中，在爭執區之附近，並有機械化部隊開到，現況頗呈危險。

十九日哈爾濱偽交涉使向蘇聯駐哈代辦照會稱，如蘇軍撤退，「滿洲國」擬與蘇聯談判劃界事宜。如不撤退，則形勢日趨險惡，蘇聯應負全責。同時日外相宇垣也訓令駐莫斯科重光葵大使，再向蘇聯當局，抗議蘇聯軍隊在邊境的挑釁事件。次日外務省發言人對記者宣稱，琿春糾紛案現正交涉中。該問題如何處決，全視莫斯科方面態度而定。政府昨訓令重光大使向蘇聯要求將爭執地恢復原狀，方可和平解決，並討論邊界問題及賠償擊斃日戍兵之損失。倘蘇聯仍採強硬態度

，不允日方要求，屆時日本唯有以劇烈手段對付^⑫。這時日德防共協定甫定，日本態度十分強硬。

二十一日外電消息，連日蘇「滿」邊境情勢仍極緊張，張鼓峯方面蘇聯軍隊人數激增，有蘇聯邊防軍三百人以上，正在張鼓峯附近構築工事，並已調重砲隊進駐圖們江口日「滿」邊境，原駐紮諾伏斯基克及斯拉維安斯卡之機械化部隊，已開始出動。日外務省情報司宣稱，日政府計劃陳兵張鼓峯附近，希望以此項示威，使蘇聯軍隊撤退，否則將以武力驅逐蘇聯軍隊出境。駐紮於所在地之日本將領，政府已付以極大自由處置之權，惟外務省仍希望不致用武力解決。外相宇垣已將此項邊境糾紛，上奏日皇。日內閣亦為此事極形忙碌，但仍希望駐蘇重光葵大使的強硬抗議，可使蘇外長李維諾夫對此事件重加考量^⑬。

重光於七月二十一日晚訪李維諾夫，雙方有激烈爭論，重光並發出諸多恫嚇之言，惟李維諾夫則以堅定態度答之：(一)依照中俄條約圖說，張鼓峯係蘇俄領土。(二)蘇聯邊境軍隊調動，乃蘇聯之事，不容第三國干涉。(三)倘日本用恫嚇外交手段，施於他處，已得成效，以為亦可施諸蘇聯，則根本謬矣。蓋日本堅持蘇聯應先撤兵，恢復張鼓峯附近以前狀況，然後始可討論邊界問題。重光並表示日本隨

時準備採取必要之步驟，以謀解決，且已有若干步驟，現在業已實施⁷⁴。惟蘇聯方面則認為，日本現正忙於對華作戰，對於蘇聯自不能出以何項認真的軍事行動。蘇聯政府雖不願與日本引起衝突，但立場則甚堅決，並採取一切必要辦法，以備萬一⁷⁵。消息報更以「揭發日本關東軍陰謀」為題，指出關東軍自佔領滿洲以來，無日不盡其所能製造蘇滿邊境衝突。最近一年來，此種衝突大為減少，自因日本軍閥在中國侵略所致。惟日軍在中國所遭棘手事件日多，最近不得不續派大批生力軍前往，關東軍為避免被調南下，陷入中國廣大泥淖之中，故不惜製造此一霧端耳⁷⁶。

七月二十二日，關於偽滿與蘇聯的邊境事件，日方顯然有特殊變更，各報紙刊登消息的語氣，大見緩和，日內閣深夜開會討論應對方針，仍未有具體決定，但顯示將不採取足以刺激與蘇聯衝突的步驟。訓令重光葵向蘇方要求撤退軍隊至原駐防地，以待勘察邊境之談判進行。是日日方報告在出事地點，有蘇聯飛機三十架，列陣越境，並曾飛入東寧上空⁷⁷。伯力消息，昨有滿洲國士兵六人，乘汽艇自烏蘇里江駛入俄境，在蘇領大島登陸。蘇駐軍攔阻，雙方遂發生衝突。滿軍二人被擊傷，餘均被俘，此事發生後蘇滿邊境尤趨緊張⁷⁸。

日政府曾建議組織兩委員會，一負責解決蘇滿間邊境糾紛，一負責勘劃蘇滿邊界，由此尋求張鼓峯事件的和平解決。日方並暗示，如蘇方接受此項解決方案，日本可放棄蘇軍先行撤退的要求。但委員會的組織成員又遭觸礁，日本要求委員人數，日蘇滿各佔三分之一，蘇聯則堅持蘇聯代表應佔一半，日滿合佔一半⁷⁹。

七月二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表烏蘇里江另一邊境衝突，指責蘇聯軍隊百人，佔領滿屬烏蘇里江內一島，並攻入江岸，焚毀新興屯與姚林兩村莊。次日滿軍五百人分三路反攻，已將入侵的蘇聯兵隊擊退。「滿洲國」並向蘇聯提出抗議。但公報並未提及雙方死傷情形。張鼓峯方面，從二十九日起至三十日兩天，日本偽滿兵隊在完成配置後，遂進攻張鼓峯北一里半之軍事重要山地，雙方發生激戰。俄駐東京代辦，立即向日政府照會，抗議日方新挑釁行為⁸⁰。三十一日日方宣布，昨夜利用大霧向張鼓峯進攻，經數小時激戰，今晨五時已佔領張鼓峯，六時佔領沙草峯。蘇聯軍隊於七時起反攻，戰事仍在進行中⁸¹。

八月一日起，蘇聯軍用機曾連續轟炸張鼓峯的日軍陣地，及朝鮮境內的補給線。戰事擴展在界線左右四公里地區，蘇聯軍隊撤至哈桑湖東岸，出動坦克車隊

及重砲隊，雙方繼續激戰，日軍損失奇重。日本外務、陸軍兩省各召集會議，研商新情勢。日政府立即頒佈加緊邊境空防設施，佐世保等北部軍區並先行實施燈火管制^{⑧2}。事後據蘇方資料，這次激戰是蘇軍增援反攻，已將日軍完全擊退，日兵共死傷四百餘人，為蘇方虜獲大砲五門，機槍十五挺，步槍一百五十七枝。另自莫斯科發布消息，已有三十萬軍隊，奉令向遠東調遣^{⑧3}。八月一日至二日兩天中，蘇聯飛機轟炸滿鮮不下十次之多，出動最多時，每次達六十架以上。雙方並不斷互提警告，指責對方應負釀成嚴重後果之責^{⑧4}。

截至八月四日，蘇方宣布稱，入侵張鼓峯之日軍，已被圍殲，蘇軍完全克復七月二十八日以前之陣地。前線日蘇軍雖仍有零星互擊，但形勢已呈和緩。當日下午一時，日使重光葵赴蘇外部訪晤李維諾夫，再進行談判，以避免蘇滿邊境間衝突的再擴大^{⑧5}。

至是，日方表明願和平解決張鼓峯邊境糾紛，李維諾夫也表示蘇聯並無侵佔偽滿領土之意，以前也無越界之事發生，但蘇聯不願別國軍隊越入本國領土。如日軍不撤退至一八八六年中俄條約所規定之邊境內，將不與舉行任何談判，蘇聯軍隊並當保留自由行動之權^{⑧6}。

事實上八月一日蘇軍大舉反攻時，日方已試探到蘇方的決心，首相近衛和陸相板垣，曾入宮向日皇有所啓奏。二日徹夜等候平壤與長春兩處的報告，不時交換意見。終以正在對華作戰，決定應全力循外交途徑，謀求張鼓峯事件的解決，對駐蘇重光葵大使的新訓令並立即着手準備⁸⁷。

六日蘇聯軍機仍繼續出動，有七十三架飛機曾於午後二時往炸日軍陣地，並被日軍高射砲擊毀一架。地面部隊，則沈寂未再衝突⁸⁸。外務省接獲重光葵報告，認為蘇方覆文，大致可以接受。當天下午，東京記者瞥見近衛赴郊外打高爾夫球，即發出報導，謂此一嚴重邊境衝突，近中即可獲致解決⁸⁹。朝日新聞評論，竟云張鼓峯事件自始即不應爆發。

這次衝突，在不過六公里的戰線上，蘇聯出動軍隊達五萬人，附有坦克車二百五十輛，飛機三百架，日軍人數相當，如連同偽滿軍計算，數量或有過之。據路透社記者陣地報導，此次衝突，蘇方砲火之猛烈，為前所未見，且多用八寸口徑之重砲。戰況激烈時，每小時發砲達四百發，整日二十四小時不停，故雙方損失亦以日方較為慘重⁹⁰。

八月十一日十二時，日蘇正式成立協定，雙方停止攻擊，邊界問題另由雙方

代表開會商討^{⑨①}。張鼓峯事件，由於日方虎頭蛇尾，至此遂成懸案，暫時擱置。當事件爆發之初，美國方面認為，雙方所爭之張鼓峯，確為一軍略地點，但日俄雙方皆不願因此釀成戰爭。此事之擴大，乃因蘇方變更策略所致。俄方的考慮：一則因過去數月來蘇俄屢對日本讓步，今欲藉此恢復邊境之勢力與威嚴。二則欲藉此分散日本加於漢口之壓力。雖蘇俄對外宣稱，第二理由似較重要，但據華盛頓方面觀察家分析，則第一理由更為充分，因一年來蘇聯因肅軍結果，內部不夠團結，以致不能強硬對日，影響其固有地位，此次正藉以恢復耳^{⑨②}。

英國方面對張鼓峯事件的觀察，大體與美國相似。認為此項邊境衝突，李維諾夫與重光葵在莫斯科會談，雖云措辭激烈，但雙方均不願在此時發生戰爭。日本方面對中國已需全力應付，決不致同時對蘇俄施用武力。蘇俄方面因肅軍結果，內部不穩，且戰爭一旦擴大，將不侷限於蘇滿邊境，若德國乘機在歐洲發動，將更牽動世界的均勢。日本當局初相信蘇俄遠東將領洛希哈夫（Rosiehov）之逃往日本，遠東紅軍力量將大不如前，攻佔張鼓峯蘇俄前哨陣地，以探測俄方遠東軍力，並對德表明其仍有牽制蘇聯之力。但蘇聯則顯示其實力後^{⑨③}，亦僅止於奪佔該地；藉以報復上次黑龍江邊境衝突之外交失敗而已。

法國則耽心事件擴大，認為捷克問題，已使歐洲形勢緊張，故希望蘇俄在遠東方面宜於適可而止。並強調蘇法雖有協定，但不包括遠東在內，德義則正嚴密注意張鼓峯事件的變化，德國駐蘇大使館陸軍武官已邁返柏林，各該國表面上雖故示冷淡，但自反共協定成立以還，自與日本沆瀣一氣⁹⁴。

但八月四日柏林中央社電，報導德國政界人事評論張鼓峯事件，雖頗稱道日本努力使此項爭議能成為地方事件。但又分析謂，日本此項態度，不啻暗示其在遠東方面，不足以牽制蘇聯兵力，此層殊令人失望。緣一年來遠東局勢已發生變化，而不利於日本，亦即不利於德國⁹⁵。正說明中國一年來的抗戰，已對國際形勢以及東西方民主與極權權勢的消長，發生了重大的影響。

按張鼓峯所處地點，是滿洲朝鮮和西伯利亞濱海省相接於圖們江下流約三十公里的凸角上。這凸角以琿春為中心。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條約規定，條文中正確的交界點，是在距圖們江口不過二十里之處，而附圖則劃分到圖們江口的烏字界牌。但次年勘分疆界豎立界牌時，竟移動到距江口約四十五里的地方，阻塞住吉林通往日本海的出路。一八八六年俄國同意將界牌向下流移動約十八里處，距海口尚有二十七里之遙。這凸角關係到俄國坡西德灣，也關係到日本工業中心

與「滿洲國」延吉地區對外的主要交通線。

這地區對東北的發展來看，就格外重要，當光緒十二年中俄琿春界重勘之際，中國代表吳大澂曾要求坡西德灣逼近的土地，作為吉林通向日本海的出口，為俄所拒⁹⁶。其後又曾考慮借用朝鮮慶興府屬的造山灣，也無結果。最後吳大澂才要求圖們江交界河流的通航權，勉強得到地方性的換文允認，這爭取海口的問題並未解決。俄國革命後，北京政府與蘇俄建交之際，延吉、琿春、和龍各縣商會和教育會，曾聯合呈請政府，要求向俄國交涉收回毛口歲，以為口岸。足見此一出海問題，對於該地區發展的重要性⁹⁷。這應是將來中俄調整國界時，所當力爭的一點。

其次，據日本一九三七年七月份「現代日本」雜誌報導，自圖們江至興凱湖，全長六百三十二公里的山區邊界，本只有界牌十處，在一九二四年華方勘察邊界時，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界牌，已不翼而飛。日蘇防軍在此地區所以時有邊界爭執，這也是重要原因。如何依據有關條約圖記，重新勘定吉林東界，調整使成為綜合兼顧各種因素的合理疆界，也是光復大陸後整理國界中的重大課題⁹⁸。

五、哈勒欣河事件始末

哈勒哈廟事件及乾岔子事件，蘇俄隱忍退讓，正是縱容日本軍閥，以遂其以鄰為壑，移轉日本侵略目標的策略。而乾岔子事件更是日俄在遠東勢力消長的分水嶺。值日本攻陷南京，德國竭力奔走調停中日停戰之際，蘇俄主動挑起張鼓峯事件，仍是包藏禍心，暗示蘇俄有隨時對日作戰，實現其協同參戰的諾言，以堅定中國長期抗戰的信念。自然也含有測探日本關東軍作戰實力的作用。

日本挑起蘆溝橋事變，逼使中國展開全面抗戰後，由於投入中國戰場上兵源的補充，日本軍部不得不陸續從屯駐偽滿地區的關東軍抽調兵力，參加到從華北到華南的各個戰場，這使擔任衛護偽滿的關東軍軍力，與鄰境蘇軍，包括由蘇聯裝備並控制指揮的外蒙兵力，由一對二的形勢轉變為一比三⁹⁹，加以這階段關東軍的部份兵員，都是新徵入伍的，或由戰場撤回整編補充的，也相對的降低了部隊作戰力量。新接任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有鑒於上年張鼓峯事件的發生，又基於色厲內荏的心情，在一九三九年四月，頒布了「滿蘇國境紛爭處理要綱」八

條⑩。

四〇

在這一文件中，雖仍表明對於不法入侵滿洲國國境的蘇蒙軍，一律予以澈底的懲膺，但也特別強調國境第一線上的部隊，必須確認國境的特性，勿輕於惹起無謂的爭端。在容易發生衝突的地段，須保持嚴密的警戒，周詳的布署，期能在萬一有入侵情事發生時，確有克敵致勝的把握，事件發生之後，並須立即報告，俾上級司令部得以迅速適切的處理⑪。

根據當時擔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辻政信撰著、諾門罕「ノモンハン」一書的記述，草擬這一要網的另一動機，是糾正關東軍中一種新形成的不良風氣，藉謀全體上下情誼的共信和團結。即由於近年來層出不窮的邊界衝突，形成一種「功則歸己，過則諉下」的新風氣，已嚴重損害到駐守第一線軍隊的作戰意志。植田為此集合各師團司令官於偽京長春，親自下達命令，並由新接任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廉介報告要綱旨義⑫，未料諾門罕事件，即在這命令發佈後一個月內爆發。

又據日本防衛廳公開戰前若干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資料，一部命名為「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中記述，從關東軍司令發佈滿蘇國境紛爭處理要綱之日，東京參謀本部即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對關東軍的指示也是分歧的。收到要綱後參

謀本部作戰的參謀群荒尾、島村等，是完全同意這八條的規定，認為關東軍司令官應有臨機決斷之權，並在文件上簽名表示支持。但參謀次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復電中；卻表明對關東軍司令官視對於滿洲國國境的防衛任務，執有常續之權，可不待東京裁決一點，深感遺憾。顯然原則上是不同意關東軍有自由採取處置行動之權，事前應徵得參謀本部的認可⁽¹⁰⁾。這復電文字十分含蓄，又在哈勒欣河事件爆發之後，故五月哈勒欣河事件發生衝突之初，戍守地方的關東軍部隊官，依據這要綱的規定，應該是有權採取認為適切行動的。

事件的發生地所謂諾門罕，位於呼倫貝爾湖東南，鄰接外蒙的邊界上，靠哈勒欣河，約在河以東十六至二十公里地方，是偽滿與偽蒙間久有爭執的一段草原地，四年前哈勒哈廟事件，也發生在這附近。

呼倫貝爾屬興安省，位於整個東北的西北端，因為內興安嶺的隔離，不論在氣候和經濟發展上，都自成地理上的一個單元。興安嶺緩徐的斜面向西延伸，形成呼倫貝爾草原，與漠北的牧野相接，在地形上與東北其他地區連接上反形困難，以往由於山嶺的阻隔及僻處西陲，在開發東北的各項措施中也最被忽視，直到俄修中東路，穿越黑吉，這地區的滿洲里（贖濱）成為鐵路進入國境的第一站，

呼倫貝爾在國防上的重要性，才引起國人的注意。

四二

日本派駐海拉爾地區的關東軍是第二十三師團，師團長為小松原道太郎，據辻政信的記載，這個師團的兵員多是新徵發來的，編組訓練，為期不久，師團的兵力有步兵三聯隊，騎炮兵各一聯隊，工輜兵各一大隊，步兵聯隊並配備有三十七釐速射炮十二門，七五釐聯隊炮十二門，砲兵聯隊有騎兵一中隊，裝甲車隊一中隊，配裝甲車十二輛，全部作戰兵員七千餘人⁽¹⁰⁴⁾，又布署於諾門罕，面對境界外蘇蒙軍者，尚有偽滿軍，屬興安師興安支隊與石蘭支隊，合步騎砲兵種，亦有七千三百餘人⁽¹⁰⁵⁾。

哈勒欣河事件爆發，最初是偽滿與偽蒙兵隊的衝突，繼而才是日蘇軍的介入，戰事節節升高，歷四個月方告結束。事件爆發之際，中日戰爭進行已將屆兩年，戰事的發展，由於武漢與廣州的相繼陷落，日本正計劃由南北兩端發動攻勢，妄想一舉打通粵漢線，切斷中國抗戰時期的大後方與東南沿海丘陵地帶的聯繫，這種軍事行動就需要動員更多兵力，投入中國廣大的戰場。另一方面，這年四、五月間德蘇兩國忽展開秘密外交，在諾門罕事件發生後兩個月間，兩個互相敵對的獨裁國家，竟迅速締結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基於這種突變的國際背景，迫

使日本不得不採低姿態尋求諾門罕事件的解決妥協方案，轉而尋求與蘇聯也締訂互不侵犯條約，減輕在東北方面所受的牽制。狡詐詭譎的蘇俄當局，正充分利用與軸心國短暫的妥協，在西歐則鼓勵德軍入侵波蘭，挑起世界全面的戰火，在遠東則大力挫折關東軍，使業已陷入中國泥淖的日本，澈底體認到北進已無可能，只能向南方冒險，才是自救的唯一希望。

據日方資料記載，諾門罕事件的發生，在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清晨，約有七〇〇名外蒙軍，在諾門罕西方地區，渡過哈勒欣河，不法侵入偽滿興安省區境界線內。十三日起與巡邏該地區的偽滿軍，發生武裝衝突⁽¹⁰⁶⁾。第二十三師團小松原立即將邊境衝突情況電告長春關東軍總部，說明自十三日起邊境戰爭一直在持續中，並由於發生戰事地區，「滿洲國」軍隊僅約有三百名的兵力，已應前敵部隊的要求，立即調派戍守海拉爾的戰鬥隊迅往增援，電請現階段最低限度，需支援一百輛運輸汽車，以加強作戰兵力的機動調度⁽¹⁰⁷⁾。

正當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將推動進攻南嶺山區的大戰時，哈勒欣河事件突發，又顯示由外蒙軍主動的入侵，確曾震驚若干陶醉在虛矯和表面勝利中的日本軍閥，他們曾經相信偽滿形勢已相當穩定，蘇聯尚不敢輕於冒犯關東軍的鋒銳，這事

件不單純是外蒙騎兵的越境小糾紛，立刻察覺到幕後極可能奉有莫斯科的新指令。

當第二十三師團的電報拍發到關東軍司令官部時，據迂政信的記載，最初對諾門罕的坐落，關東軍作戰室的幕僚中，竟無一人知曉¹⁰⁸。經過仔細察看軍用地圖後。方找到這位於海拉爾南，鄰接外蒙的衝突地段。對這一沙漠中狹小草原的爭執，關東軍當局曾考慮是否具有堅持必爭的意義。但繼之而到的電報，師團長小松原要求調撥增援的兵力，且指明要求指撥飛行第十戰隊，擔任轟炸任務，飛行第二十四隊，支援戰鬥任務，第四八及五一兩自動車中隊，擔任運輸補給任務¹⁰⁹。明顯的顯示國界上的戰鬥，已節節升高，關東軍已陷入欲罷不能的形勢。

就這地段分界的歷史，諾門罕附近的牧場，在清初是海拉爾和喀爾喀兩蒙古族交錯的游牧地，從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管轄畫分後，由於清廷將呼倫貝爾畫歸黑龍江將軍管轄，這兩蒙古族的游牧界即成為軍府統治與藩部疆理的分界，故一向也並未有任何爭執¹¹⁰。偽滿傀儡政權成立後，日本挾其對遠東蘇聯軍事上優勢，在一九三四年提出哈勒欣河為滿蒙間自然疆界的主張，當時蘇聯與外蒙均無任何表示。不久爆發哈勒哈廟事件，偽滿與偽蒙間發生局部性的武裝衝突。

經過外交的折衝，衝突事件是妥協解決了，爭執的疆界則並未解決，已如前述。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蘇聯與外蒙先有互助的君子協定，繼而於一九三六年簽定軍事相互援助議定書^⑩，外蒙的態度也隨著蘇聯在遠東形勢的轉優而趨於強硬。

以哈勒欣河為界，是海拉爾蒙古族二百多年來一貫的主張，諾門罕自然屬於呼倫貝爾區，也就是偽滿興安省所屬。在一九三五年之前，外蒙及蘇聯均未有異議，但經過哈勒哈廟事件直到這次的事件，這地段才真正成為雙方新的爭端。

戰場的地形屬於大波浪狀的沙丘地帶，哈勒欣河兩岸低窪處相隔約二百公尺，河床深陷於沙丘中約五〇公尺，河水深約兩公尺，但水量頗豐，附近地帶人畜飲用，均賴此河供應，兩岸以外沙丘起伏，一望無垠，僅有高不滿一公尺的野松，零散的點綴在無際的沙丘之中^⑪。這是邊界上一個重要防守據點，控制的得失，嚴重的影響到整個海拉爾的安全。

當五月十三日偽滿巡邏隊與越界偽蒙軍衝突時，關東軍第二十三師團部立即根據「滿蘇國境紛爭處理要綱」，派撥東支騎兵隊南進，配合請求支援的偽軍作戰，並派飛機前往偵察。十三日夜聯隊主力，包括裝甲兵一中隊，騎兵一中隊，在日本陸軍中佐東八百藏的指揮下，馳抵衝突地區，加入戰鬥行列。戰爭持續到

十四日夜，大部份外蒙兵隊已向哈勒欣河左岸退走。殘留的一小部分，也顯示十五日午前將全部撤退的迹象。日本派出海拉爾的輕轟炸機也飛往助戰，在外蒙騎兵渡河之際，曾乘機轟炸，炸斃蒙兵三十餘人。師團長小松原以東支隊增援任務，已順利達成，除仍留偽滿軍一團，紮守諾門罕附近地段外，十六日夜即下令東支隊，撤回海拉爾原駐防地^⑬。

未料東支隊的奉命撤退，外蒙騎兵竟再度渡過哈勒欣河入侵，並尾追正在撤退中的東支隊攻擊。第二十三師團因為援應東支隊並澈底解決類此事件的續發，小松原立即命令山縣光武步兵四六聯隊，指揮步兵一大隊，聯隊砲一中隊及騎兵一聯隊，向甘珠爾廟附近增援，由側面進擊尾追東支隊的外蒙軍^⑭。

外蒙軍隊的二度渡河追擊，是蘇聯出動兵力介入這次事件的結果，蘇聯欲藉此在遠東挫辱日本的態度，較張鼓峯事件時尤為積極。在軍事準備上也早有部署，在追擊戰中並出動大量的俄製坦克車^⑮。同時在桑貝子旗靠近諾門罕的一處塔木賽克機場，即備有戰鬥機群四八架，隨時參加戰爭行列，這都出於日本軍方所預料。

受命增援東支隊的四十六步兵聯隊指揮為山縣光武，配屬有裝甲車運輸，聯

隊山砲等重武器，步兵聯隊於五月二十七日由甘珠爾廟出發南進，並指揮東支聯隊與原駐諾門罕的偽滿兵，迂迴沿鄂魯斯坦支流進擊，截斷渡過哈勒欣河入侵蒙兵退回河西的通道^{①⑩}。二十八日東聯支隊深入到哈勒欣河畔，立即暴露於河西蘇蒙砲兵轟擊範圍，且受到蘇聯新裝備坦克車的蹂躪。等到山縣聯隊於二十八日夜襲，迫使蘇蒙軍退回哈勒欣河西岸時，東支聯隊自聯隊長東八百藏以下約二百名，已全部被殲，馬匹及輕裝甲車十輛，亦全部損失。戰場上僅留有俄製戰車三十餘輛縱橫迴旋的轍跡^{①①}。隔哈勒欣河的砲火仍熾，山縣聯隊僅有山砲四門，也無力支持，三十一日夜即撤回甘珠爾廟待援^{①②}。

這時關東軍方面，僅基於偽滿邊防安全立場，考慮應付諾門罕事件的對策。但東京方面，則須基於日本在世界的處境，考慮應對的方針。只以為正當對華作戰及歐洲情勢緊急，為諾門罕一隅而受牽掣，得不償失。且與其在沙漠地帶作戰，不若選東部或北部形成主力對峙，收效較顯。於是六月中植田隨帶幕僚一行前赴北安，視察黑河方面國境守備部隊^{①③}，或有另啓彙端之意。

六月十九日軍部收到小松原續到電報，在山縣聯隊撤退後，蘇聯兵力逐次增強，以戰車為前導，再度將當地偽滿守軍擊潰，侵入偽滿境內，同時有飛機四十

五架，在十七與十八兩天分襲甘珠爾廟及溫泉兩處日軍第二十三師團防地，日方人員武器均蒙受重大損傷，這更是蘇蒙軍採取顯明的報復舉措¹²⁰。

至此，關東軍既已陷入欲罷不能之勢，又值英日為天津租界事件正談判中，日本更慮及對蘇示弱，或將影響到對華全盤戰局。於是不得不調動關東軍最精銳之第七師團，由師團長安岡指揮，配屬戰車聯隊與航空隊，馳往增援¹²¹，希望先挽回頹勢，再尋求妥協收場。

這是哈勒欣河事件的第二階段，日方新增兵力有步兵十三大隊，對戰車作戰用砲一一二門，戰車七〇輛，飛機一八〇架，運輸汽車四〇〇輛，計畫以第二十三師團固守現陣地，增援部隊在將軍廟至溫泉一帶集結，渡哈勒欣河，先截斷入侵俄蒙軍後路，再行兩面夾擊¹²²。更為奪取制空權，特抽調第七、第九及第十二飛行團，以戰鬥機與轟炸機一三七架，越境襲擊外蒙塔木賽克機場¹²³，六月二十六日晚各飛行團先後抵海拉爾，翌晨即越境空襲，六時二十分開始轟炸。是日蘇俄飛機除不及起飛被毀外，悉數升空迎戰，一時兩方飛機纏鬥於桑貝子旗上空者約三百架之多。事後日人宣稱地面炸毀俄機二五架，空中擊落俄機九十九架¹²⁴，日方自然也有相當損失，日方譽為戰史上空前的一次空軍大編隊作戰，武裝衝突

的激烈程度，可以概見。

此舉雖暫時掌握諾門罕一帶制空權，但終未能挽救地面戰事日方不利的形勢，且因越界空襲，有使諾門罕事件愈益擴大的趨勢，招致東京參謀本部的不滿。前引六月二十九日參謀次長復電，即因此而發。七月二十日，日本大本營特定頒諾門罕事件處理要綱，嚴格限制採區域性事件處理⁽¹²⁵⁾，亦由於此。

與日本空軍越境襲擊的同時，增援部隊馳抵作戰地帶，待命進擊，日軍以三日作好渡河準備，計劃七月一日由陸軍少將小林指揮兩個聯隊進行夜襲，乘勝渡哈勒欣河，於河左岸建立陣地⁽¹²⁶⁾。第二十三師團與安岡所指揮的第二線部隊，則同時配合進擊。初期戰事對日方頗利，但渡河先遣部隊約有一大隊，立即為蘇方坦克車隊所殲滅。是時適日方架好渡河橋樑，小林兩聯隊配有戰車三十六輛立即渡河衝殺，於是哈勒欣左右兩岸，同時發生激戰，雙方各有慘重損傷，戰事仍呈膠著狀態⁽¹²⁷⁾。關東軍參謀長磯谷，前敵指揮小松原等，雖親至戰地督戰，於七月三日與七日，日軍又發動兩次猛攻，終無法克制蘇聯優勢的戰車攻勢。據日方報導，是役蘇方出動戰車達四百輛，安岡所率戰車損失過半，而全車死傷超過五千人，最後戰事延至十一日，雙方各以消耗過重，有待補充，又恢復到七月一日前

戰場的停滯狀態⁽¹²⁸⁾。

五〇

七月十六日蘇俄遠東空軍大規模出動，轟炸齊齊哈爾旁富拉爾基車站⁽¹²⁹⁾，對關東軍採激烈報復行動。二十九日及八月二日，蘇方為恢復哈勒欣河的制空權，連續襲擊將軍廟附近的機場，給與日空軍嚴重打擊。日方第十飛行隊長安倍大佐竟被炸斃。關東軍被迫組合第六軍，希圖再作挽回之計。

組合第六軍是哈勒欣河事件的第三階段，是由關東軍磯谷參謀長與大本營力爭才勉獲同意的⁽¹³⁰⁾。日方除重新徵調兵員將第二十三師團第七師團補充外，增調第二及第四兩師團，以陸軍中將荻州立兵擔任第六軍司令官，八月十日全軍編配完成⁽¹³¹⁾，八月十三日即進入作戰地帶，著手布署籌畫，惟制空權在八月二十日前後，始終為蘇方掌握，蘇方飛機極為活躍，陸上戰車優勢，又為蘇俄所一直保持，第六軍雖動員近十萬人，戰事的進行仍極艱苦。

戰事於八月二十四日開始，雙方互有勝負，延至八月二十九日，日軍在哈勒欣河右岸的第二十三師團，無法抗拒蘇軍強力攻擊，全部潰敗。全師團撤出者僅剩五百餘人，師團長小松原且曾一度陷身敵陣，至三十一日午方脫險逃回⁽¹³²⁾。日方續以第二師團接替防地，並布署固守。八月三十日東京尚派參謀次長中島親來

長春，下達大本營命令，想再增調部隊，企圖挽回頹勢，但不久東京方面，獲悉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正在磋商中，九月三日突再以最機密命令下達，指令關東軍對諾門罕的攻勢，完全中止，主動的結束軍事衝突，改採外交解決⁽¹³³⁾。

哈勒欣河事件爆發之初，中央社曾於六月二十六日自莫斯科報導，由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雙方陸上空中戰況，是時日蘇雙方各自誇張戰果，宣稱對方越界挑釁引起爭端⁽¹³⁴⁾。蘇外長莫洛托夫且於五月三十一日對最高蘇維埃發表演說，強調根據蘇蒙互助條約，蘇聯將盡力保衛「蒙古人民共和國」疆界，一如保衛蘇聯疆界。並明顯指出蘇俄的忍耐有一定的限度，日滿軍在蘇蒙邊境的挑撥性犯界行動，最好立即停止⁽¹³⁵⁾。這是蘇俄在遠東向日本展示實力，迫使日本不敢挑釁的舉措，也是自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蘇蒙簽定軍事互助議定書以來，藉援助而實際軍事控制外蒙的開始。

經過四個多月的武裝衝突，日方終以損失慘重而收兵，據達林 David Dallin 「蘇維埃與遠東」書中所記，這次武裝衝突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來，長時期間最激烈的一仗。日方人員損失高達一萬八千人⁽¹³⁶⁾。超過張鼓峯事件日軍的死傷十倍。

最後日蘇於九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訂立停戰協定四條：

一、日滿與蘇蒙軍自九月十六日上午二時（莫斯科時間）起，停止一切敵對行動。

二、日滿軍與蘇蒙軍繼續停留於九月十五日下午一時（莫斯科時間）所各自佔領之陣線。

三、當地雙方軍事代表團立即着手實施本約第一條及第二條所規定之事項。

四、雙方交換戰時俘虜及屍體，當地雙方軍事代表團對此點表示同意，立即着手實施本條所規定之事項⁽¹³⁷⁾。

在休戰談判中，駐俄日使東鄉茂德與莫洛托夫，均同意儘可能在最近期間，由蘇蒙與日滿各派兩代表組織一委員會，精密確定此次衝突地帶滿蒙的界線，但經過日蘇滿蒙四方的哈爾濱國界會議，各執歷史上分界的理由，爭論不休，確定畫界之事，仍是徒托空言，事過境遷，邊界的解決並未有絲毫進展。

東京大本營最後追究事件的責任，決定更換關東軍的主要負責人，植田與磯谷及副參謀長矢野等，都調作參謀本部附員，九月七日以梅津美治郎接任關東軍司令官兼任駐偽滿大使，以飯村穰出任關東軍參謀長⁽¹³⁸⁾，結束了這四個多月虎頭

蛇尾的邊境衝突。

六、結論

日本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明治維新，就以侵略中國建立其霸權為鵠的，自然與俄人在遠東尋求暖水港的計劃，形成尖銳的衝突。中國的東北遂一變而為海陸霸權爭衡的焦點，世界動亂的火藥庫，本文所述東北邊境日俄的衝突正是這種國際背景所造成，此其一。

從九一八事變到蘆溝橋事件，日俄在東北境界上大小衝突，實不可數計。蘇俄都採低姿態結束。如哈勒哈廟事件，蘇俄只隱在幕後，指導外蒙應付，日本關東軍則公然介入。狂妄虛矯的日本軍閥，正墜入蘇俄史大林所佈的陷阱。逐步放鬆了他對蘇俄的警戒，希圖首先在中國戰場上速戰速決，贏得勝利，再配合軸心國夾擊蘇聯。一則對德國希特勒的動向未能做正確的預測，一則對中國民族的韌性判斷謬誤，終於陷入中國戰場的泥淖，錯失了配合德國夾擊蘇聯的時機。乾岔子事件，蘇俄隱忍砲艦被擊沉，兩小島被日「滿」軍進佔，據云俱是當時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下達的攻擊命令，事實上則正是日俄強弱形勢轉換的分水嶺，此

其二。

在中國戰場上南京陷落，日軍大舉進犯武漢之際，德國公使奔走調停中日停戰議和，蘇俄挑起張鼓峯事件，重挫日本關東軍，這正是德國希望保留日本實力在東方牽掣蘇俄，而史大林則藉以欺瞞中國，配合中國抗戰乍起僅有蘇俄伸出軍經援手的假象，更作出不惜並肩作戰的姿態，加強中國長期抵抗日本的決心，消耗日本的實力。德俄各使奸詐，極翻雲覆雨之能，此其三。

蘇俄卵翼外蒙重在鞏固貝加爾湖一帶的防禦，這正是東西西伯利亞聯繫的樞紐，也是西伯利亞地形上防禦最弱的重點。從哈勒哈廟事件隱忍退讓之後，即大力推進在外蒙的軍事力量。俄蒙軍事議定書簽訂後，紅軍正式入駐外蒙地區，正是蘇俄以實力保衛這個戰略地區。哈勒欣河事件就是一件顯明的例證，此其四。

德國與蘇俄的短暫妥協，是史大林慫恿希特勒向西歐進攻，造成法、比等十數國家被毀的命運，英國飽受V I 飛彈的蹂躪。在東方史大林則重挫日本關東軍，使日本軍閥體驗到北進的阻力強大，並無勝算的把握。為達以戰養戰的目的，才決定南進政策，攻取菲律賓和南洋群島。偷襲珍珠港，截斷美國支援南太平洋的海上力量。美國、菲律賓、印尼等國，也是史大林詭詐手段下的犧牲者，此其

五。

蘇俄紅軍進駐外蒙後，提高其政治的支配力，加強其經濟的控制力，使蒙人想掙脫蘇俄所加的枷鎖，更形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提供蘇俄在東歐控制捷克、波蘭等國家新的模式，形成今天的華沙集團，此其六。

總之，國際關係變化萬千，國與國之間利害矛盾，每每牽一髮而動全身，在我東北邊境日俄間大小的衝突，都不能不放寬視野，從整個國際動向中，體認其意義。事實上俄共如史大林之輩，也充份利用了這些零星事件，做出了影響國際大局的巧妙安排。哈勒欣河事件，在日本決定先行南進，放置北進計劃的關鍵時刻，確切地發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正是本文所想分析的重點。

註①：「太平洋戰爭への道」一卷頁三八八、三九一又東京裁判證件二一七七號大川周明供述。

註②：猶存社及櫻社之組織，皆接受北一輝、大川周明等倡「改造日本成為皇道樂土說」，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即有驅逐滿洲暴政使其入於安定繁榮，以建皇道樂土而後改造日本政治之議，又見東京裁判證件頁一九六六，田中隆吉證言。

註③：東方雜誌第三三卷第五號，方秋葦「蒙滿糾紛之探討」頁二六（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一日）。

註④：同上方秋葦文頁二六。

註⑤：同上方秋葦文頁二七。

註⑥：「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下）頁八六，又一月二十五日長春消息，見方秋葦文三一頁。

註⑦：元月卅一日東京電訊。

註⑧：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一日，日方發表聲明。又辻政信「ノモンハン」書中，亦記述自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一年）將喀爾喀與海拉爾兩蒙古族分開後，以哈勒欣河為界，兩族再未有爭執。

註⑨：同上方秋葦文頁二六引東京訊日外務省發言人談話。

註⑩：同上方秋葦文引日本東京訊。

註⑪：同上方秋葦文頁三七引。

註⑫：方秋葦文頁二七引庫倫消息。

註⑬：前引方秋葦文頁二七。

註⑭：同前。

註⑮：實際開議日期，據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頁八九載，係六月一日開始，八月二十六日休會。

註⑯：同上頁八六，又「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一九。

註⑰：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〇。

註⑱：前引方秋葦文頁二八。

註⑲：同上。

註(20)：前引方秋筆文頁二八。

註(21)：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本)頁八四。

註(22)：外蒙當局對庫倫報界發表消息，見方秋筆文頁二八引。

註(23)：前引方秋筆文頁二八。

註(24)：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頁二六、二七。

註(25)：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頁八四，載一九三五年日本經由其新建的「滿洲國」。堅向外蒙要求派代表團到烏蘭巴托(庫倫)，這要求蒙古堅決拒絕。

註(26)：前引書同頁，又載因為關東軍和「滿洲國」軍隊開始扣蒙古的大門，莫斯科立即先和蒙古締結君子協定。再定立一個互助條約。

註(27)：前引書頁二五—二六。

註(28)：前引方秋筆文頁三〇。

註(29)：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〇，載「日本軍閥却提出一系列蠻橫無理的人難以接受的要求，並威脅說，如果拒絕這些要求，就要訴之於武力」。

註③⑩：前引方秋葦文頁二九。

註③⑪：「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九一，又前引方秋葦文頁三〇。

註③⑫：同上方秋葦文頁三〇，又 David Dalin，「蘇聯與遠東」（潘譯本）頁二六。

註③⑬：「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載第二次滿洲里會議十月二日開，十一月二十五日停止。又東方雜誌第三十三卷第五號，現代史料「滿洲里會議之重開」。

註③⑭：同上方秋葦文引滿洲方面談話。

註③⑮：外蒙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偽滿牒文。

註③⑯：同上方秋葦文引莫斯科消息，又「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一九。

註③⑰：「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九六。

註③⑱：參考蒙藏委員會編印「諾門罕事件概述」頁十三。

註③⑲：東方雜誌第三十四卷第十五號史國綱「黑龍江中的日蘇衝突」文所引朝日新聞資料（民國二十六年）達林「蘇聯與遠東」（潘譯）頁二四，謂「至一九三八年達五百次以上」。

註④〇：日本百計抵制中東鐵路行車，最後迫使蘇俄非法出售與偽滿，「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八八，北滿鐵路日蘇滿讓渡議定書正式簽押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公布。

註④①：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頁二八。

註④②：東方雜誌卷三十四第十五號，頁四。

註④③：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五頁一六，又卷六八頁一八，及黑龍江志稿卷三四頁二五。

註④④：中俄關係史料（民六至八年）「東北邊防」頁一九二。

註④⑤：「支那及滿洲關係條約及公文集」第七編頁二〇六（民國十七年一月十一日訂）。

註④⑥：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頁二八，俄人名堪察資島即黑省之「乾岔子島」，屬奇克縣境，江南岸村鎮，亦名乾岔子，為奇克通往黑河陸道之大站，該地河流分岔甚多，或因河汊乾涸而得名。

註④⑦：「支那及滿洲關係條約及公文集」第七輯頁二〇三。

註④⑧：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頁二八。

註④⑨：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三六敍及乾岔子事件，當時參謀長東條英機為維持關東軍威信，逕下令攻擊蘇聯砲艇。

註⑤⑩：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本）頁二八。

註⑤⑪：據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自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二日迄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五日止。

註⑤⑫：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卷資料解說頁一六至一七引「日ソ極東大陸兵力の推移一覽表」。

註⑤⑬：自一九三三年起蘇聯即提出由滿洲國收買中東鐵路建議，經十九個月之談判，中斷四個月，至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方正式簽字，一九四〇年方付清價款。

註⑤⑭：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頁七，又頁三八—三九。

註⑤⑮：前引「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〇，又前引David Dallin書頁二七。

註⑤⑯：東方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九號，林僧「蘇俄外交真面目」（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

註⑤⑰：東方雜誌第三十五卷第十六號頁二二，蕭恩承「日蘇關係惡化中外蒙古」

文中列蘇聯第一、二期五年計劃統計。

註 ⑤⑧：全上，蕭恩承「日蘇關係惡化中外蒙古」文中列蘇聯第一、二期五年計劃統計。

註 ⑤⑨：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頁四〇。

註 ⑥⑩：David Dallin「蘇聯與遠東」（潘崖譯）頁一六，W. Mauder . . Soviet in Far East（曉歌譯）頁二一—二二。

註 ⑥⑪：W. Mauder . . Soviet in Far East, 頁二一。

註 ⑥⑫：茲拉特金著「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頁二四一。

註 ⑥⑬：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委員會與蘇聯科學院合編「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六。

註 ⑥⑭：W. Mauder . . Soviet in Far East（曉歌譯）頁二二—二三。

註 ⑥⑮：同上頁二四。

註 ⑥⑯：同上頁二四。

註 ⑥⑰：同上曉歌譯本，頁二四—二五。

註 ⑥⑱：同上頁二八—二九。

註⑥9：國際週報，第十五期，陳士丹「日蘇戰爭論」引。

註⑦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一一六—一一七。

註⑦1：東京朝日新聞電訊。

註⑦2：王中樞編，「張鼓峯事件日記」，頁七〇—七四。

註⑦3：上海大美報，張培平文，見商務出版，「張鼓峯事件鳥瞰」引。

註⑦4：王中樞編，「張鼓峯事件日記」，頁七五。

註⑦5：王中樞編，「張鼓峯事件爆發後各國態度和認識」，頁一〇三。

註⑦6：莫斯科消息報，七月二十三日刊登，見商務編「張鼓峯事件鳥瞰」頁一〇七。

註⑦7：「張鼓峯事件鳥瞰」，頁七六。

註⑦8：同前書，頁七七。

註⑦9：同前書，頁七八。

註⑧0：「張鼓峯事件日記」，頁八〇。

註⑧1：同前書，頁八〇。

註⑧2：同前書，頁八一、八三。

註 83：同前書，頁八四。

註 84：「張鼓峯事件鳥瞰」，頁八一—八三。

註 85：王中樞，「張鼓峯事件日記」，頁八四—八五。

註 86：「張鼓峯事件鳥瞰」，頁八八。

註 87：王中樞編，「張鼓峯事件爆發後各國之態度和認識」，頁一〇〇，引「日

本當局全力避免事態擴大」通訊。

註 88：王中樞，「張鼓峯事件日記」，頁八九。

註 89：王中樞，「張鼓峯事件爆發後各國之態度和認識」，頁一〇四，引東京十

一日朝日新聞。

註 90：王中樞，「張鼓峯事件日記」，頁九六—九七。

註 9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頁一一七。

註 92：王中樞，「張鼓峯事件爆發後各國之態度和認識」，頁一三三。

註 93：同前書，引八月二日及四日倫敦泰晤士報。

註 94：同前書，中央社巴黎八月三日電。

註 95：同前書，引八月四日中央社柏林電。

註 98 : Memorandum of May. 8. 1888, Krasnyi Arkhiv L II (1932)

又曹廷杰，「東三省輿地圖說」，頁三，亦有類此之記載。

註 97 : 中俄關係史料，民十，東北邊防，頁一六六。

註 98 : 據新華社消息，共軍測繪小組，在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對吉黑邊界已重新測繪製圖。烏蘇里江一線，於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此種資料仍當設法搜集，以為將來勘分國界之參考資料。

註 99 : 辻政信著「ノモンハン」頁四五（昭和二五年一九五〇亞東書房印行）。

註 100 : 同上書頁四六—四七。

註 101 : 同上。

註 102 : 同上頁四八。

註 103 : 角田順等解說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頁七二，又解說頁四七。（みすず書房，一九六四年出版）。

註 104 : 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六四。

註 105 : 同上頁六五。

註 106 : 「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收入角田順編「現代史資料」第三冊）頁一

○七，昭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關東軍司令官收第二十三師團長電文，惟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繫事件發生於五月十一日。

註⑩⑦：同上頁一〇七—一〇八及五月十五日關東軍關作命字第四九六號令。

註⑩⑧：辻政信「ノモンハン」同上頁六七。

註⑩⑨：同上頁六八。

註⑩⑩：「黑龍江志稿」卷一「地理沿革」頁三八。

註⑩⑪：「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一九。東方雜誌第三五卷第十六號，蕭恩承

「日蘇關係惡化中之外蒙古」頁二三，蘇蒙軍事互助議定書之簽定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於庫倫。

註⑩⑫：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七二。

註⑩⑬：同上頁七八—七九。

註⑩⑭：同上頁八三。

註⑩⑮：同上頁八二及頁八七。

註⑩⑯：同上頁八三—八四。

註⑩⑰：同上頁九〇。

註 ①⑧：同上頁九一—九二。

註 ①⑨：同上頁六四，又前引「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頁七四第四節第二次諾門罕事件之發端(一)。

註 ①⑩：頁九七—九八又「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頁七四第四節第二次諾門罕事件之發端(三)。

註 ①⑪：同上頁一〇三。此一「對外蒙作戰要綱」即由「ノモンハン」作者辻政信所草擬，見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頁一一二。

註 ①⑫：同上頁一〇〇。

註 ①⑬：同上頁一一四。

註 ①⑭：同上頁一一七。

註 ①⑮：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頁一二一。

註 ①⑯：同上頁一三七。

註 ①⑰：同上頁一四三、一五〇及一五二。

註 ①⑱：同上頁一五五及一六九。

註 ①⑲：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別紙文

件」四四號頁一二六。

註¹³⁰：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一六三。

註¹³¹：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諾門罕事件機密作戰日誌」頁一〇五。
。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一二九。

註¹³²：同上頁二〇七及二一一。

註¹³³：同上頁二二〇又現代史資料「日中戰爭」第三冊頁一四一。

註¹³⁴：東方雜誌三六卷一六號「現代史料」璞君「蘇日蒙偽衝突」一文引（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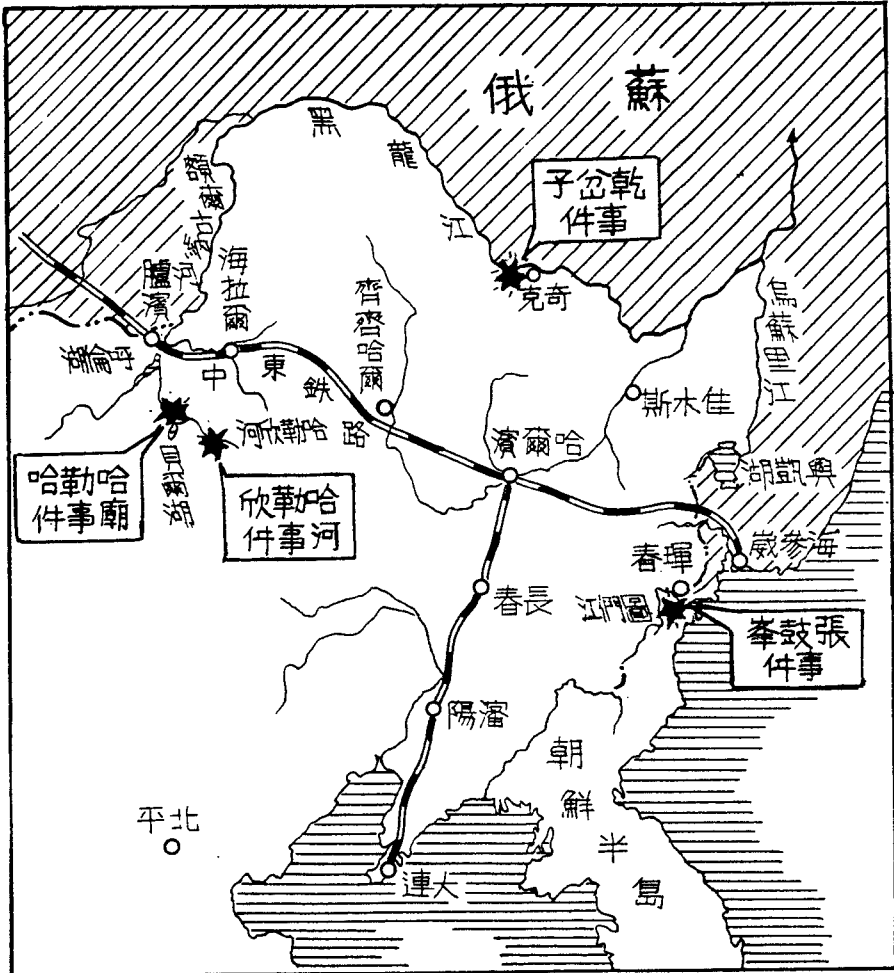
註¹³⁵：David Dallin：Soviet and Far East（潘崖譯）Pp. 40-41 又前引「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四。

註¹³⁶：同上頁四〇，又據「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頁三二五所記，日方損失傷亡六萬人，被擊落飛機七〇〇架，虜獲大砲二〇〇門，機槍三四〇架，步槍一二、〇〇〇枝，彈藥二〇〇萬發。其損失之慘重，更超過達林所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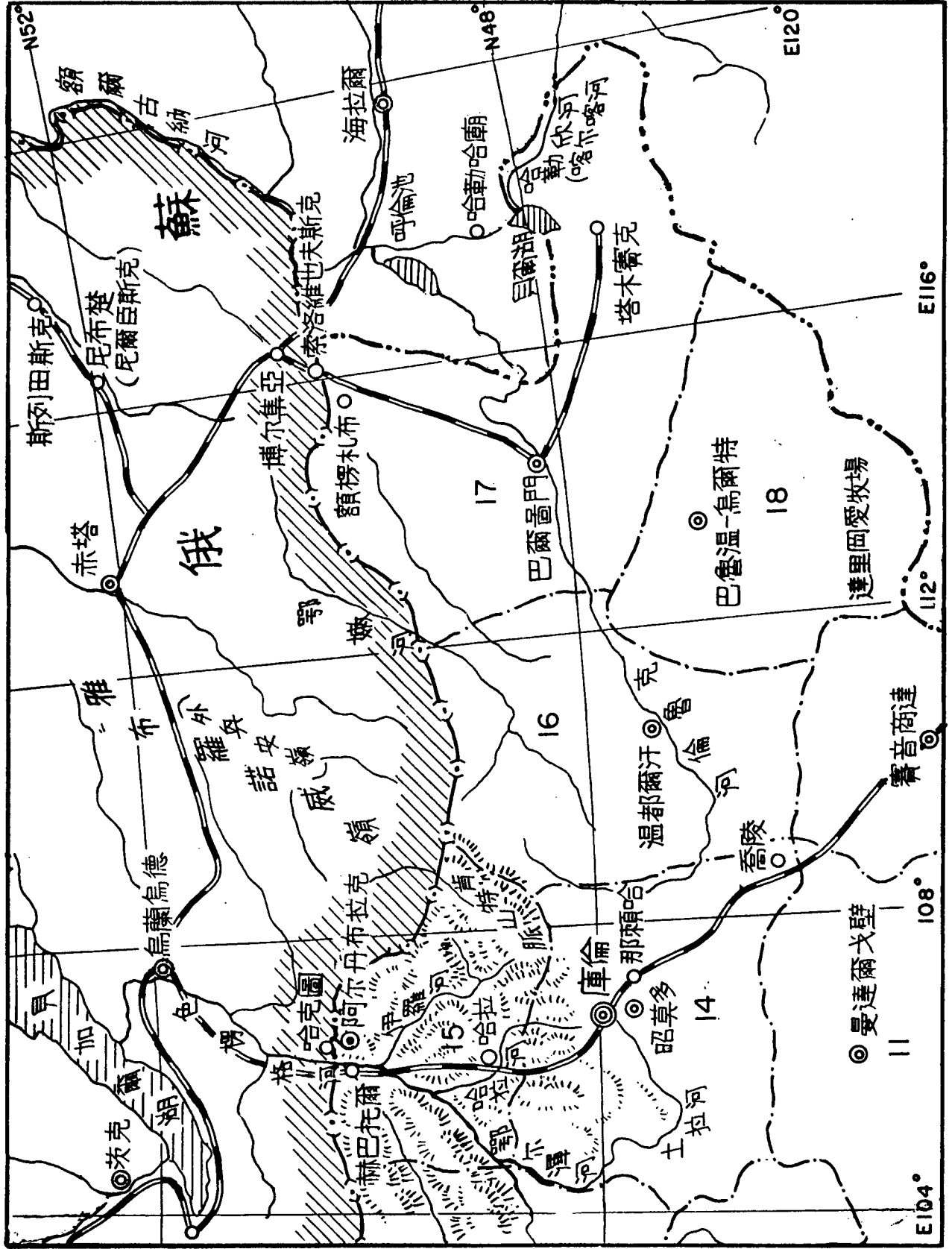
註¹³⁷：日本向蘇方要求諾門罕停戰係九月九日，「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九八，東鄉茂德與莫洛托夫談判自七月十六日開始，九月十五日訂

立停戰協定。又東方雜誌第三六卷第二〇號東序「蘇日成立蒙偽邊境停戰協定」(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辻政信「ノモンハン」頁二三八。
註⑬：「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頁一二九，前引「ノモンハン」頁二三四—二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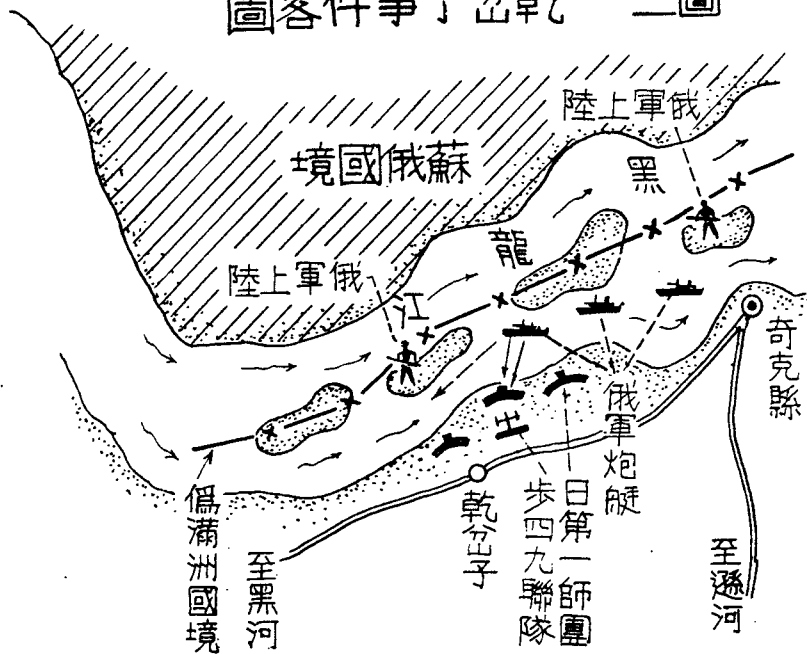
圖件事突衝俄日境邊北東：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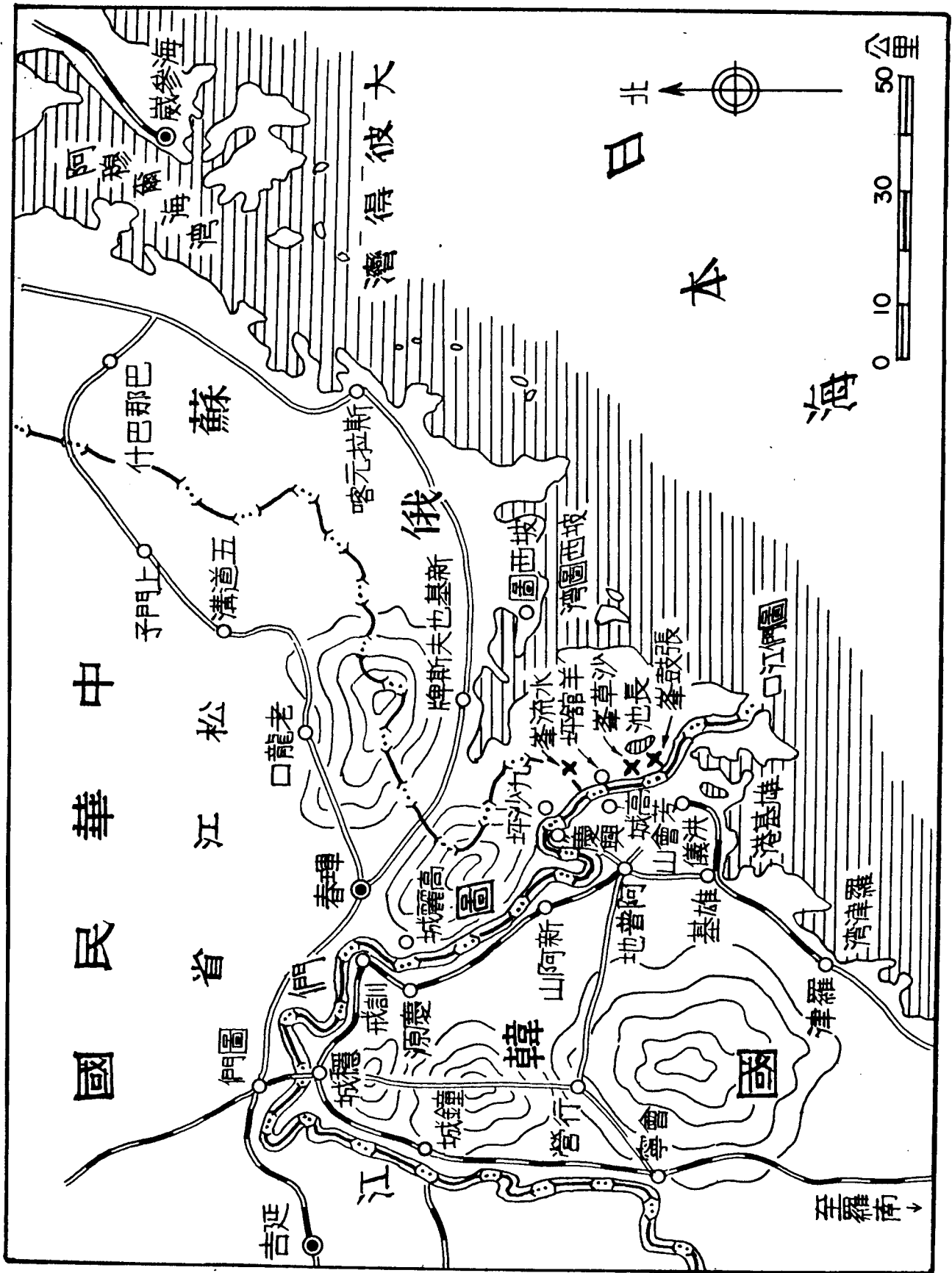
哈勒哈廟事件附近勢圖 二圖



圖零件事子岔乾 三圖



圖勢形近附件事峰鼓張：四圖



：五圖

圖勢形件事河欣勒哈

